

一颗心

Epic of the Heart:
a Comprehensive Biography
of Wang Yangming



史

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安之忠
林锋 著

诗



王阳明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这是一个大智者意志坚定、
秉持自我、特立独行的一生。



大传

他是暗黑时代耀眼而永恒的光亮，中国思想史上一座壁立万仞的巨峰。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一颗心的历史 王阳明的传

林安之忠
锋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颗心的史诗：王阳明大传 / 安之忠，林锋著. —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090-1372-4

I. ①一… II. ①安… ②林… III. ①王守仁 (1472—
1528) — 传记 IV. ①B2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65358号

书 名：一颗心的史诗：王阳明大传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2

字 数：335千字

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4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090-1372-4

定 价：4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

——《明史》

可谓雷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明 黄宗羲

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

——明 张岱

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

——清 魏禧

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清 王士禛

维新以前所公认为造时势之豪杰，若中江藤树，若熊泽藩山，若大盐后素，若吉田松阴，若西乡南洲，皆以王学后辈，至今彼军人社会中，尤以王学为一种之信仰。夫日本军人之价值，既已为世界所共推矣，而岂知其一点之精神教育，实我子王子赐之也。我辈今日求精神教育，舍此更有何物。抛却自家天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哀哉！

——梁启超

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日本 高濂武次郎

自序

与王阳明“谈心”

凡去过贵州修文“阳明洞”的人，无不会发出一种感慨：在这么一个偏僻之地，在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小洞天”（王阳明给山洞起的名字），居然会产生那么辉煌千古的“心学”。

很多人都知道王阳明悟道在贵州，然而他究竟藉何机缘而悟道？又确切无疑地悟了什么“道”？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能够在这样的蛮荒之地，在洞天野岭中逍遥自在，不但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写下那么多的诗、文，并且结交朋友，收了那么多的学生，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位智者，一位真正的悟道者。

本书从王阳明被逐出北京开始写起，京师被杖、杭州逃生、别父入黔……，命运如惊涛骇浪，将他一下子抛到了最边缘之处。然而，正因为身处边缘，却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自由，生命的束缚一经挣脱，精彩随之而来。

贵州是一个山地省，尤其以喀斯特地貌而闻名于世。在一个个数不清的地下洞穴中，每天的清晨与黄昏，清、浊两股气流，都在天地间作着交换，而置身其中的人，格外感觉强烈。王阳明一到这里，生命的灵性忽然被唤醒了，向外部世界探索的一切道路都被堵死，他转而向内探索，于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乐趣的世界，他越走越远……

事实上，王阳明对“心”的体悟和发现，并不是第一人。在这之前，先

贤圣哲已经有无数先行者。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吾心即宇宙”。强调直入本心，人在宇宙中的主体性，是陆九渊的一大贡献，也为王阳明指明了方向。但王阳明的探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陆九渊指明了方向，却没有指出一条现实中的道路。王阳明要将这条道路实实在在地“走出来”，就不能多番尝试：出佛入道，出道入佛，兼精儒学，其一生中，经历过三次大的变化，最后才归于正宗。

王阳明的“功夫”，不尚空谈，而主张在事功上磨炼。因此，他又并不只是在学堂里空谈，更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去亲历亲行，即“知行合一”。

与王阳明“谈心”，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光明圆满、自在欢乐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之所以有时会被我们忽略，会在这个尘世中感到困惑、伤感、挫折……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欲望，蒙蔽了心灵的光辉。要战胜这些欲望，就必须勤加修行，将自己的本心解放出来。而这并非流于言语，必须实行苦修。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欲望膨胀的世界。每个人都在承受着“得不到”与“将失去”的欲望煎熬。我们要这个，要那个，不知不觉，每个人都滑向欲望的“奴隶”。

只有拂去尘埃，擦亮明镜，我们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才知道“人”是什么。

与王阳明“谈心”，你会发现，原来一切的圣贤、哲人，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人人皆是圣贤”，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能战胜自己的欲望，哪怕只战胜一个微不足道的欲望，就离“圣贤”近了一步。

和今天的大多年轻人开口闭口“我要成为亿万富豪”，和上百万人去争着考公务员不同，王阳明在当时的社会大势中，选择了逆流而上，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不肯妥协，始终坚持自己从小定下的“成圣成贤”的梦想。这不能不令今天很多人较之惭愧。人贵有志，然而志有大小之分，有高尚与卑下之分，希望更多的人立大志，立高志，像王阳明一样，去追求一个光辉灿烂的理想，

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一个五彩缤纷的意义。

与王阳明“谈心”，你还会发现，一个人能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情，并不取决于外部环境，而只在于你内心的改变。正如我们今天常听到的一句话：“如果不能改变世界，那就改变你自己。”一切的变化，其实都从我们内心最细微的变化开始。我们很多年轻人，习惯于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如果读了王阳明，相信你将会懂得：命运就攥在自己手里，只有你才是“主人翁”，才能决定你将拥有一个怎样的人生！

王阳明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他是一个成道者，他走过的道路，也是无数圣贤走过的道路。他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五百多年，可他的思想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明史》评价他：“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他的同乡、后辈黄宗羲称他“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开一代史学、文学新风的张岱称：“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后来的学者也说：“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在日本，王阳明同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日本现代海军之父的东乡平八郎，在随身携带的一颗印章上刻着七个字：“一生低首拜阳明”。学者高濂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王阳明令人赞许，但他却一定不希望我们这些后来人对他“顶礼膜拜”，毕竟，他已经用自己的全部人生实践，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和他一样，勇于去聆听内心的声音，并在现实世界中奋力开拓，时时进取，那么，我们就会和他一样成为一个顶天立地、大写的“人”！

目录

上部

龙场悟道

第十章	知行合一	143
第九章	瘞旅悲歌	128
第八章	龙冈论学	110
第七章	灵博之会	093
第六章	君子何陋	077
第五章	雪夜悟道	065
第四章	洞中参禅	049
第三章	潜心玩易	031
第二章	龙场结庐	018
第一章	劫后余生	002

后记	第二十章 天泉证道	第十九章 弦歌诵读	第十八章 致良知教	第十七章 宁藩之乱	第十六章 江西事功	第十五章 龙潭乐处	第十四章 第一等事	第十三章 京师重逢	第十二章 庐陵理政	第十一章 虎溪传道
339	323	312	293	279	258	244	228	215	194	164

□
【上部】
□

龙
场
悟
道

第一章

劫后余生

王阳明并不是真的醉了，但“醉”却是他这些天进入贵州境内以来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感觉。

斯时斯地，斯情斯景，没有人会不被这浓烈而甘醇的翠绿之酒，这天地山川的自然美酒所灌“醉”。

时节正是初春。入眼所至，到处是一丛一丛的绿，一片一片的绿，向远处望去，一座座的小山，宛如辽阔海洋中星星点点的浪头，千绿万绿，交织在一起，汇集成荡漾万顷的碧波绿海。

万绿丛中，缠绵轻柔的风儿无声无息地吹开着花朵：大朵大朵的鲜艳花朵，尽情绽露生命的芳姿，初吐芳华，却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更没有人们看惯了的羞涩和娇弱。一切都袒露无遗，以真本色示人。蜂来蝶往，也都那么自然而然。

山坡上是野性而纯真的山花，山谷里是汨汨流淌的河水。那水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山泉里流出来，不是人们习惯了意义上的河水，居然都是蓝的。仿佛有高妙的画家不小心在山中作画，将蓝色的颜料倾入了水中。于是一条条的河水变成了蓝色的玉带，沿着山涧，蜿蜒伸向远方。

骑马行走，在那样的年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在这里，骑马反而成为最不协调的一件事情。

最好的行走方式是在一条小船上，或者就在一排随便捆扎起来的竹排上。一个身着当地多彩服装的土人，在前面给你慢悠悠地撑着竹篙。

人在画中走，船在水中游。

而单单是寂寞地行走，同样也不能尽兴。总有一些说不出的意象在眼前闪动，这时候，从心底，就会有某个旋律在跳动，有时候就会从喉咙中直冲出来。于是，可能是一连串的“吆喝”，也可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通常这声音会在对岸传来回响，而更多的则是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歌声。

那歌声是从河中的小船上，从岸边的竹林里，从山坡上的茶园中传出来的，含意不详，但都一样地优美动听。

几千年来，几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着。他们从来不知道外面有怎样一个世界，也不想知道。

他们当然也不介意自己平静的生活被外人打扰。只不过所有的打扰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复归宁静。

像王阳明这样外地来的人，他们虽然见得不多，不过他们并不会过多地去问他外面的情况。

他们也只有在被问起的时候，才说一些当地的事情。可惜语言半通不通，交流也就失去了意义。

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当地人默默地划着船，偶尔喊上几嗓子。王阳明等人则或倚或躺，默默地想着各自的心事。

“北京那边，现在怎么样呢？”

不知道为什么，面对这么如诗如画的景色，王阳明的思绪却飘到了遥远的北方……

他们是去年的这个时节从北京离开的。那时候，北京正是黄沙漫天，又冷又硬的风如鞭子一样抽过来，无数细小的沙粒撞击在人的脸上，连唇齿间也灌满了，整个天空都是一片迷蒙的黄色。走在路上、外面固然不消说，就是躲在家里，那沙土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案上、地上很快铺上了厚厚的一层。如果赶上肆虐的年月，一夜的狂风刮下来，早晨醒来掀开被子，简直发现自己要被埋在黄沙下面。

这就是北京的春天，令人烦恼而无奈的春天。虽然王阳明从十一岁开始，就跟随父亲入京，在那里长到十七岁；后来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十年间又有七八年之久淹留北京，应该说对于北京的生活很熟悉了。但是，北方这种要

命的天气和北京所独有的春季风沙，却还是令他难以适应。

而更令王阳明难以适应的，是北京那种天子脚下的官场浊气和大明王朝至于今日的沉沉暮气。北京以其在中国地理环境中的要害位置，自建城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自辽、金以来，北京始终被从北方崛起的少数民族作为南控中原、以争天下的屏障。至于到了蒙古人手里，北京的战略地位更为凸显，经过忽必烈时期无数聪明智慧之士的建筑施工，一跃而成为名震天下的大都。后来元朝覆灭，朱元璋崛起，有意鄙视夷族而选择了建都金陵，但他的儿子朱棣立即就意识到，这在战略上是行不通的。不久，朱棣就重新选择北京，并且再次对北京进行了扩建和重修，从此北京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就确立下来，延续至今。

一座城市自有一座城市的性格，经过辽、金、元三个朝代的更替，北京无形中已经被铸造出了一种奇怪的性格：一方面是极度的自我膨胀，因为这里是天子驻地，在这里的人们存在便似乎只有一个理由：为皇帝的存在而存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形形色色的人们差不多都是为皇帝提供服务的。他们为自己能够和至高无上的皇帝有这么近的亲密距离而沾沾自喜，即使走在大街上一个不起眼的挑夫，一个引车卖浆的小贩，一个赶车的把式，都可以讲出一段皇亲国戚的趣闻轶事，令从外面来到这个城市的人们肃然起敬，而北京人则从这里面获得了某种满足感，那种优越是写在脸上、目光里，洋溢在言语之间的；但另一方面，因为长期的做奴才，做顺民，他们在得意和炫耀之余，也常常本能地流露出那种虚张声势的空虚。除了可以满足口舌之欲的所谓谈资，他们其实又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实际上的好处。但以生活水平而论，北京的百姓并不比江南的百姓富庶，甚至大部分过着仅能满足温饱的惨淡日子。而更令他们觉得自惭形秽的，就是他们在文化水平上远远低于那些从南方来的读书人。每到大考之年，看着大街小巷上熙熙攘攘走动的江南士人，听着他们操着奇怪的语言，在一个个临街的酒店或者茶肆里高谈阔论诗书文章，圣人教导，北京的百姓便会产生一种自卑，继而变成一种厌恶或者藐视：“有什么了不起，考上了状元，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做皇帝的奴才！”这么一想，立刻便觉得自己高大起来，“倍儿”有了面子，于是去灌了廉价而浓烈的白酒，又去专心致志于庙堂

上下、宫闱内外的一些闲闻轶事、艳趣野史了。

这就是北京，王阳明断断续续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却始终不能融入这种“京味儿”文化。不是他不懂得这里面的种种玄妙和细微之处，而是他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们，对于家国大事和天下安危，可以那么毫不在乎，可以终日放在嘴边信口由之，评头论足，却并不肯去做一些实在的事情：书是不肯认真去读的，因为下不了那苦功夫；官也是不肯认真去做的，因为再怎么也是皇帝的奴才。他们似乎只是茫然地活着，混混沌沌地做个小老百姓，在平庸和琐碎中了此一生。也许他们见得太多，也许他们看得太透，总之在北京这个地方待久了，再有激情、有抱负的人也很快被他们熏染，乃至同化：渐渐对什么事情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心态，提不起什么兴趣来。即便改朝换代这样的大事，一阵骚乱过后，也不过依旧循着原来的老路：做皇帝的依旧端坐在高高的金銮殿上，做奴才的依旧围绕着这个一成不变的中心去忙这忙那。他们只要知道有一个皇帝，其他的一概漠不关心。

可是王阳明却不是这样一个甘于随波逐流的人。他从小就有着明确的理想和抱负：要成为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也就是说，他要做一个伟人。至于做一个什么样的伟人，他直到现在还在探索之中。比如他曾经要立志做将军，甚至还梦中得到过东汉那位“马革裹尸”的马伏波将军传授；他后来又立志要当一名圣贤，要做颜回、孟子一类的圣贤；又后来，他潜心学道，要做晋朝的许逊一类的天师。不管哪一类梦想，他都认真地去为之付出过，奋斗过。他的理想又是那么高远，连他的父亲高中状元，在世人眼中是一等一的荣耀了，他却毫不稀罕。

就是这么一个一心垂名青史、书之竹帛的王阳明，在北京的十多年岁月里却没有能够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地方。北京当然是一座大城市，比他的家乡浙江余姚要大得多了，可是他却常常油然而生归乡之情。他怀念那里的青山绿水，怀念人在山水天地间那种逍遥自在和无拘无束。他的家族又是生性亲近自然的：从他的远祖“秘湖渔隐”一直到高祖“遁石翁”、曾祖“槐里子”、祖父“竹轩先生”……从名号就可以知道，一个个无不是亲近自然而远避俗世的清静闲士，隐逸高人。这种情结在家族里一脉相传，流淌在每一个子孙的血脉

里。只有他的父亲“龙山先生”受状元声名之累，奔走朝廷，因此被王阳明看不起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在父亲的逼迫下，王阳明读了几年书，终于考取了进士。但在仕途上混迹了几年之后，他很快厌倦了这种言不由衷的虚伪生活。正好，当时旧皇驾崩，新皇登基，伴随新皇帝上来的大太监刘瑾专权，结成党朋“八虎”，横行朝中。很多官员因为看不惯他们的作为，纷纷上本，请皇帝立即诛杀“八虎”。结果那些本子都落到了刘瑾之手，于是那些官员自然而然都遭了陷害。而王阳明在明知不会有好结果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上书为这些官员喊冤，请求皇帝主持公道，以正视听。结果也被刘瑾记恨，给予杖责，下监十余天后，假借圣旨做出了判决——

谪往贵州龙场驿，做驿丞！

对于这个结果，王阳明早有思想准备。作为一个朝廷官员，他已经为自己赢得了“正直”的声名，对自己的政治生涯、对父亲和家族都算有了一个交代。现在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逃离”北京，去过逍遥山水的日子了。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贬谪到遥远的贵州放在心上，只是那四十杖将他的屁股打得鲜血直流，其疼痛为平生首次经历。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想到真的到贵州去。离开北京以后，他就盘算着到什么地方去隐遁山林，从此一心一意专心修炼自己的神仙道行。

这么一路想，一路到了杭州。在杭州因为天气炎热，杖伤又发作了，结果一病两个月。

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察觉到，一路上尾随自己的人并没有离去。那两个人无疑是刘瑾派来的，这也是刘瑾的惯用手段：先找个罪名将你驱逐出北京，然后在路上派人将你结果，死无对证。从一个被人轻视的太监到成为权倾朝野的“八虎之首”，刘瑾深知自己能有今天得来不易，所以对于任何敢于反对他的人，他都非欲杀之而后快，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撼动他的地位。

王阳明知道，自己面临着生死大劫。不过他在杭州交友甚多，常有慕名登门来向他请教学问的弟子，心想刘瑾派来的人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只要自己小心，应该可以避过这次灾祸，不致遭了毒手。

偏偏这天，王阳明的杖伤又发作了，他身边只有一个妹婿徐日仁在，于是请他去城中的药铺子拿药。

妹婿走后，天气炎热，王阳明头脑昏沉，打了一个盹。正在迷糊之际，忽然从门外闯进来两个身材高大、矮帽窄衫的大汉。

“王主事，某等奉主人之命，特来相邀！”

“你家主人是谁？在什么地方？”王阳明注意到二人的腰间都挂着刀，似乎是官家模样，然而戴着硕大的斗笠，遮着脸，不敢以真面目见人。

“主人就在外面。快请动身吧，我家主人可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候。”

二人瓮声瓮气地催促着，似乎颇不耐烦。而王阳明并不敢确定，这二人就是一路跟踪自己南下，刘瑾派来的杀手，只好勉强起身，跟随二人来到庙外。

庙外浓荫蔽日，蝉声悠长，路上只有一两个行人。王阳明见并无人在这里等候，不觉停下了脚步。

“主人何在？”

“只在前面。”

二人口中说着，上来将王阳明夹在中间。王阳明此时已经知道不好，不过却苦无立即脱身之策。如果贸然地大声喊叫，只恐不但自己被杀，也会连累周围的人。他只能一边思索脱身之计，一边跟随二人前行。

又走一程，王阳明又问：“主人何在？”

那二人仍旧信口回答：“但前行便知，何须多问？”

眼见他二人将自己领着向偏僻的小路上行去，王阳明知道他们在选择动手的机会，于是又装病痛发作：“啊呀，我有病在身，实在不能再向前走了！”

“主人就在前面不远，我二人扶先生很快便到！”

二人将王阳明一左一右用胳膊架了起来，几乎是脚不点地向前奔走。幸而这时候，后面有两人呼喊着重追了上来。

“先生且留步！”

等他们停下来，那二人飞奔上前，却原来是两个当地的百姓，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壮着胆子说道：“我等二人乃胜果寺的邻居沈玉、殷计。素闻阳明先生乃当世贤人，平时不敢请见一面。刚才听说先生被挟持而去，特来相询，不

知道你们两位是什么人，要将先生带到什么地方去？”

“哼！”

不等王阳明开口，那两条大汉已经齐声冷笑，一齐将腰刀亮出来半截：

“闲杂人少管官家之事！我等奉命来拿朝廷罪人，与尔等百姓无干！”

“这是何话？”眼见王阳明不发一言，二人更断定其中可疑，于是不顾危险，大声质问：“先生获罪，天下共知，然而已经谪官发配，为什么还要加上新的罪名呢？你们的主人究竟是谁，莫非想偷偷摸摸加害先生？”

那两条大汉词穷，害怕纠缠起来，引来更多人，于是不再多说，忽然一齐架起王阳明，发足狂奔。

“哪里走？”

在身后，沈玉和殷计两个人也真大胆，竟然不顾危险，跟在后面追上来。一路上，前面慢他们也慢，前面急他们也急，始终保持一段距离。虽然不能救王阳明，不过因为多了后面这两双眼睛，前面的人也不好公然下手。

就这么僵持着，从荒野之地又来到江边。其时天色已黑，江面上片片船帆正驶回岸边，人多眼杂，于是那两个官差将王阳明带到了一处荒废的石室中。

等沈玉、殷计追至，那两个官差如实相告：“实不相瞒，我二人乃是奉主人刘公公的命令，来取王主事人头的。你等二人与此不相牵连，可以速速离去。如果再不听劝告，可别怪我们连你二人也一起杀了！”

“万万不可！”然而沈玉、殷计却一心要救王阳明，坚决地道，“先生乃当世大贤也！如此人才，不可以枉死在二位刀下！况且如果连我们一起杀了，势必会连累地方官府，一旦追究起来，真情必然泄露！你二人到时候无法向刘大人复命，也免不了一死！”

他们这番话，令两位官差也觉得忌惮，不知道怎么办好。于是，二人商量了一下，收起刀子，从王阳明的腰里解下来腰带，撕成几条，搓成了一根长长的绳索，就在窗上做了一个圈套。

“王主事，反正你今天难逃一死，不如自己缢死，我兄弟二人也好替你留一条全尸，如何？”

“哼！”不待王阳明说话，沈玉又大叫起来，“用刀子杀人和用绳子杀